

雙城記
何冀平

在曹禺先生家裡(二)

北京人藝老院長曹禺是劇作家，一生從事寫劇本，談起劇本兩眼放光，愈說愈興奮，好像完全忘了他的病。他呷了一口茶，繼續他的談興。「這是一個好劇本，會是一齣好戲。戲裡有很多有趣味有意思的東西，叫人看着看着就能笑出聲來。」

我寫劇本，會從中找到有趣的情節。比如《天下第一樓》中有兩位東家少爺，不理家中生意，一個愛武術，一個愛票戲，整天把飯莊裡眾人辛辛苦賺的錢拿出去揮霍，這兩個敗家子一個貌似斯文，一個硬頭楞腦，兩兄弟各有所好，就是不幹正經事，兩人之間還互相看不上，但在多拿錢這一點上倒是共同的，這兩個角色一上場，就笑料不斷，演出時更是滿場笑聲。

曹禺看出了劇本中的這些有意思的內容，告訴兩位導演：「這個戲不要排得太沉悶，要明朗活躍，這個戲與《茶館》不同，《茶館》是愈來愈衰敗，是下坡路，而這個戲是愈來愈興旺，事業愈來愈發達。」

正如曹禺先生所說，這齣戲從一開始，風水先生審視風水，就斷言，要想發達就要起一座樓。第二幕，蓋起一座堂皇的大樓，生意也在男主角盧孟實的苦心經營下愈做愈火，日進斗金，賓客盈門，名噪京師，北京人沒人不知前門外的這家烤鴨店。一路向上，氣氛是歡快的，盧孟實雄心勃勃，向着更大的目標前行。

北京的初春，五點鐘天已經暗

下來，從下午一直談到掌燈，曹禺一點不累興致很高。他把藤椅拉近些，為的是更清楚地看到我們的臉和表情。接着說：「可是幹事業的人和人的命運卻是悲哀的。」他說，男主角這個人物寫得很多豐滿，他幹了那麼多，卻落得被兩個少爺趕走的下場，這個人物前面一定要招人喜愛，後面的離去才能動人，他最後的走，不是因為沒有辦法，他那麼精明，是因為傷透了心。

對其他角色，有自尊有風度、和顏悅色的「堂頭」常貴；有廚藝但脾氣差的烤鴨師傅羅大頭；一門心思鑽研手藝的李小辦等等，都被他一一稱讚。他重點說了女主角風塵女子玉鶯兒，這個女人有味道，乾淨利落，是個會往後想的人，她的最後結局是不錯的。

曹禺真是目光銳。很多年後，我把《天下第一樓》改為電視劇，每個人物增加了很多故事，寫到玉鶯兒時，並沒有太記得老院長當年的預言，但她的結局果然很好，她和那位有文采、懂得吃的修鼎新泛舟太湖，過上悠然自得的日子。



■曹禺為《天下第一樓》賦詩！ 作者提供

隨想國
興國

台灣選舉怪現象

看台灣即將舉行的九合一選舉，選前出現的怪現象，實在令人感嘆不已。

首先是一個多數人都不知道他是誰的人，忽而要參加高雄市長選舉，人人都覺得奇怪，認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，因為那是傳統民進黨票倉，民進黨隨便派一個人，甚至說就連派一個西瓜去選，躺着都鐵定當選。

想不到的是，只有短短的三兩個月時間，這人不但知名度迅速增加，而且成為了網紅，讓躺着的民進黨候選人不得不站起來，而且還不斷對對手加以抹黑。

這個人叫韓國瑜，自稱是賣菜郎，但他從不用謾罵的話來攻擊對手，只對高雄這個已經從輝煌走向日漸沒落的地方提出改善的方法，就逐漸贏得不少民心。起初，他說高雄變得又老又醜，對手就說他在污衊高雄。但事實上，一場豪雨，就令人看到高雄在過去只重視表面漂亮光鮮的建設，內裡卻問題多多，比如馬路上多達上千以上的坑洞，不禁令人懷疑

建設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？又如韓國瑜提出改善高雄的觀光業，是可以考慮興建賭場和愛情摩天輪，卻被民進黨說成要靠賭博和黃色事業。賭場吸引觀光客，澳門和新加坡甚至美國不就先例嗎？而且蓋摩天輪怎麼會變成黃色事業呢？更奇怪的是，竟然有民進黨的女「立委」在群組上說成是蓋性愛摩天輪，還說「你要教育你的孩子發財就要去賭場嗎？你要你的老婆讓韓國瑜睡一晚，當成是你提供了工作機會之後的報酬嗎？」

話說得夠難聽了吧？怎麼會有人會有這樣齷齪的想法？實在令人費解。只能說韓國瑜的選情，已嚴重威脅到這個傳統民進黨票倉，所以就口不擇言了。不然要怎麼理會這樣的話？世界上有多少國家蓋有摩天輪？難道都是色情的？這不等於罵遍蓋有摩天輪的地方嗎？

台灣的「九合一」選舉，讓天下人都看到民進黨鬧出的笑話。如果選讓民進黨繼續當選，笑話恐怕要傳到火星去了。

古今談
范舉

中國西南行的通道加快興建

目前，中國加快了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貿易互聯互通，興建一條泰國、老撾、雲南、四川、甘肅、新疆的鐵路，以歐洲班列的形式，直通歐洲。將來，這一條貿易路線，將使得大陸橋取代了海洋輪船的運輸路線圖，大約十七天左右，就可以把東南亞的商品貨源運到了歐洲，同樣地，歐洲地區的貨物，也可以通過貨箱運到東南亞地區。

鐵路沿線，將可以出現許多工業園，形成了低成本、高質量的生產鏈。這樣一來，西部的雲南、廣西、四川、貴州、甘肅、新疆立即可以追上了中國東部沿海省份，成為了「一帶一路」的經濟前線，走上了高速發展的道路。

中國雲南省正在加速玉磨鐵路的興建，這是雲南省通往老撾、泰國的重要國際鐵路通道的連接線，是雲南省融入國家「一帶一路」戰略、推進與周邊國家互聯互通的重大建設項目。該鐵路北起玉溪，南至中老邊境口岸磨憨市，正線全長508.53公里，設計速度為每小時160公里，為國鐵Ⅰ級電氣化鐵路，項目總投資超過500億元。與這條鐵路連接的是昆明、昭通、宜賓、瀘州到重慶的鐵路。簡稱渝昆高鐵，是京昆高速鐵路的南部路段，是中國西南

地區重要的鐵路幹線，與規劃中的鄭渝高速鐵路共同構成西南與中原、華北、東北地區的快速鐵路大通道。該線路全長約720公里，重慶境內約118公里。速度目標值350公里/小時。

在四川省設置瀘州、南溪、宜賓、高縣、筠連5個站。專案定位以承擔雲南與重慶、陝西、中南、華北、東北等地及雲南與四川（除攀西地區）、西北地方的長途客流為主，兼顧沿線地區間的城際客流。重慶至宜賓段建設工期4年，宜賓至雲南段建設工期6年。渝貴鐵路，連通重慶和貴陽，已經在今年1月建成通車，全長345公里，設計時速200公里，屬客貨共線，該線穿越大婁山山脈，橫跨長江、烏江天塹的「主動脈」，共架設橋樑323座，控建隧道144座，橋隧比高達75.38%，其中包括世界首例「貫入式大體積嵌岩拱座基礎」大橋——「夜郎河特大桥」。

雲南、四川、貴州有豐富的鐵礦和有色金屬礦藏，鐵路的修通，將會大大加快鐵路沿線的工業化和商業化。再下一步，就是修建成都市穿過橫斷山脈，沿着中印邊界，直達西藏自治區林芝的高速鐵路。到了2026年，中國的西南部，將會和南亞與東南亞交通互聯聯結，貿易額會增加一倍。

此山
鄧達智

吃杭州菜念金庸

應「杭州酒家」吳老闆及《香港經濟日報》麥社長之邀，出席該店舉行秋之宴。

與「杭州酒家」相識多年，未香港與內地兩邊頻密地跑，住港島的歲月，常來吃飯；尤其愛吃砂鍋千島湖魚頭，加兩碟黑魚、熏蛋或馬蘭頭前菜、青菜，那些年的至愛。

某年舉行周年慶，被邀出席，與老友記歐陽應壽、劉健威及吳老闆的合照，一直掛在近電梯、查先生金庸的照片下面；這次在查先生離世幾天後再訪，席間更有查公子傳個，大家雖沒就此言語，但看房間掛着查先生墨寶，十多人都是他不同程度的粉絲，怎不會感觸？

杭州人查良鏞（原籍浙江海寧）對家鄉業當然情有獨鍾，為同鄉留下不少筆寶，日後粉絲想憑弔，總算有個地方。

跟查先生認識，但不相熟。舊時初試替報章撰稿，從《信報》及查先生仍是老闆的《明報周刊》開始。那是一個仍然手寫稿子，需編輯收稿或將稿子交到報館或報館特定稿郵箱的歲月，Fax出現之前，與Email的世代更加遙遠，因此作者與編輯的關係相對親密，時有茶敘

飯局，增進感情。與明周總編輯雷坡先生特別投緣，常在飯後夜深與幾位同齡攝影師、記者、作者，跑上報館與坡叔飲茶聊天，間中在走廊，在電梯間碰到查先生，坡叔介紹過，亦會點頭打招呼。

比較熟絡從認識查太太之後，向我打聽教授法文的老師而有聯絡，也因此參與幾回飯局。許是在查先生生前吃飯，大家都有點壓力，縱使大作家如倪匡、蔡瀾、陶傑、李純恩……都明顯不同程度的拘謹；反而前廣播署署長張敏儀游刃有餘，席間自由。

某年住北京香港賽馬會酒店，原來查氏夫婦亦住於此。早餐時間，沒其他人，上前問好，合照更輕鬆寫意。



■金庸與「杭州酒家」老闆、吳氏父子大概二十年前合照。作者提供

百家廊

陶然

那時還在赤道的山城萬隆生活，少年時期沒多少娛樂，當時作為伊斯蘭國家的印度尼西亞，對電影實行三級制：小童可觀、十三歲以上、十七歲以上。當時我只能觀看十三歲以上的影片，而更多的影片，卻是限制在十七歲以上方可觀看。電視也還沒有問世，因此，可以娛樂的範圍就更加狹小了。

或許是無聊才讀書吧，便漫無目的地閱讀小說。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紅旗譜》等等，似懂非懂。突然間同學傳給我從租書攤租來的《碧血劍》，從此竟愛不釋手，記住了袁承志也記住了青青更忘不了金庸這個閃閃發光的筆名。此後，我遠在南洋，迷上了當時風靡東南亞華文圈的金庸武俠小說了，不但晚上應該睡覺了，我還在夜讀《射鵰英雄傳》，隔壁房間的媽媽喊了幾次，我都沒應着，就是不肯放下。媽媽乾脆走過來，一把將燈滅了，媽媽過去了，我還是躲進被窩裡，開着手電筒偷看，可見金庸武俠小說的魅力。

當時金庸武俠小說的魅力無窮，引發班主任對學生不好好讀書的憂慮，於是便把班上同學分成兩派，展開「讀金庸小說好不好？」的大辯論。已經記不起具體的內容了，隱約是大多女同學持反對態度，而男同學則贊成。可是，辯論結束後，有的女同學笑道，我們也是愛讀的呀！我也不管贊成還是反對佔上風，依然如故，在上課時，把當時還沒正式出版，而由租書商搶先從香港報紙上每日連載的幾段，以蠟板刻印，裝訂成小冊子，限期租借給我們，私下偷偷傳閱。有一次給當場抓住，好在那老師大概也是武俠迷，說了幾句，也並不沒收，就輕輕放過了。那光景，可以用「如飢似渴」讀金庸來形容。

直到我回北京讀書時，《神鵰俠侶》在香港報紙還沒連載完，我的心情一直懸着：楊過怎樣了？小龍女又如何了？但音訊全無。一直到要來香港前，才偶然看到香港版的《神鵰俠侶》，那已經是另外的故事了！

雖然後來闖入文界，也在幾次文學場合見到金庸，他以偏重海寧腔的普通話發言，並非一下子就能夠明白。給我的感覺是，他的口才不如他的文筆犀利。他筆下的人物，算

起來，可能真的好像魯迅筆下的人物那樣讓人記住，也許得益於影視的普及和推波助瀾，金庸筆下的郭靖、黃蓉、楊過、小龍女、金蛇郎君、盈盈、令狐沖、韋小寶、袁承志、青青等等，已經成為經典小說人物。當然，這主要歸功於金庸的文筆，他成功於塑造典型。和他有交情的作家沈西城說，金庸早應該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。倪匡說，金庸「人生豐盛到極點」，是中國歷史上「五千年第一人」。已故作家羅孚曾說，「如果沒有香港，沒有金庸」。其實，金庸的許多親人，也有一些是作家，比如表兄是詩人徐志摩，詩人兼翻譯家穆旦是他堂哥，台灣著名女作家瓊瑤的三舅父是查良鏞的堂姐夫等等。

去年，我曾到海寧參觀「金庸舊居」，它深藏在村子裡，下了車，沿着田間小路，遠遠未到，便開始有金庸筆下人物畫，一張接一張出現在牆壁上。到了舊居門前，有一位老漢蹲在門口，也並不收票，只是，那天參觀的人極少，只有三兩個。進去，看着廳堂上掛着的牌匾「澹遠堂」，於是便可以想像得到書香門第的氣派。再深入，在側室，便是展示金庸著作改編成影視作品的展室。一時之間，風雲突變，刀光劍影，卻又離不開男女糾葛，恩怨情仇；人生變換，盡在此間悠悠展開。莫非，那就是人世間的縮影？

雖然，金庸的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，也是我的青蔥的夢，但是當我看見金庸的時候，我已不是追夢的年紀。在會場上，他總是成為人們追蹤的目標，閃亮耀眼地令人目眩。我只是遠遠地望着少年時期隔洋的偶像，看着他溫厚的笑容和並不煽情的講演。會後，好多人圍着他合影，或者要求簽名。我只是遠遠看着，就感到滿足了。我也很想看他簽贈的書，但他根本不會記得有我這麼一個人，我又何必湊熱鬧？敬佩，就藏在內心好了。

曾與他共事的著名散文家董橋悼念他，「金庸先生是當代中國文化界獨一無二的風雲人物，也許也是中國歷史上靠一支筆成功影響幾代人的稀有傳媒人物。他創辦的報刊一紙風行，統領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三地憂國憂民的思想潮流，朝野注目。他創作的武

卻因被人披露而引來大肆報道。冰姐在好友仍健在時守着友誼，在她病重時守在她病榻前。可是，當好友逝去後，她覺得好像是自己守不住好友的遺願，因而悲憤交集。

冰姐並非打算將事情一直守密，而是早已按美寶的意願與另外四位友人組成一個追思小組，待追思會的一切事宜籌備妥當後才對外公佈消息。她可沒有想到會在事前被外人將消息傳開去，而且更曾引起一件令她不悅的事情。我感覺到冰姐在那段日子中，心裡又痛又氣，很是難受。

十月中，冰姐與其他友人為美寶在皇朝匯舉行了一個追思會。我看過會堂的佈置，點着白蠟燭，插滿紅白玫瑰，簡潔莊重，清麗優雅，應該是冰姐按照美寶的意願而佈置。當天出席的友人大概有四十人吧？有些是演藝圈中人。雖然大部分人都穿上素色衣服，但大家都不帶哀傷，因為美寶希望好友們以歡愉的心情送她。那天，好友們在會上談她生平的種種，細懷這位曾經在他們的生命中留下不同印記的故友。

上星期，冰姐約我見面，告訴我她知道自已身

發式生活
余宜發

神奇的生命

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當父親的角色，當然現階段也是單身，暫時也沒有這個機會，所以我對姐姐及弟弟的兒女就好像是自己的兒女看待。這次到美國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席外甥女誕下女兒的飲宴，及看看這個猶如我自己女兒的小女孩。

在未到美國之前，已經看到這個小生命很多的相片及影片，已經覺得非常趣致，樣貌及五官輪廓非常突出，只是看相片已經覺得忍不住想觸摸她的面部。所以我很期待親眼看見這個小生命。當我真正看見這個小女孩的時候，發現她原來沒有相片中所見這麼大，只是好像很多人說「麵粉糰」一樣，小小的身體，樣貌美麗，而且真的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。雖然這個旅程我只有抱着她一次，因為太多家人搶着想抱她，但已經感覺很滿足，就好像看我的家人輪流地爭着要抱她，就知道這個小女孩是多麼的討人喜愛，萬千寵愛在一身。

看見這個小生命，令我想起，我從來沒有對一個嬰兒這麼的捨不得，每天只在旁看着她睡覺，看見她東張西望的表情，已經覺得很有趣，不用做任何事情，只要坐在地旁邊看着她，就好像在看電影一樣，不會覺得沉悶，反之已經覺得滿足。不知道什麼原因，可能就是因為她的可愛，吸引到身邊很多人也喜歡她，甚至當自己回到香港之後，也很掛念她，很想一直留在她身邊，看着她成長，所以就好像是自己的女兒一樣。回來香港只一個月時間，每天也會透過相片及影片看到她的成長。

一個生命的誕生，其實很神奇，上天安排每個人有不同的樣貌，不同的性格，在細想，經過這麼多不同階段才誕下的生命，原來可以帶給人這麼愉快。其實自己也很喜歡看一些有關生命的電視節目，還記得有一段日子，電視台經常會播放生命誕生的特輯，那個時候我便追着看，甚至可以嘗試去理解生命誕生是怎麼一回事，所以到家人誕下生命的時候，更加來得親切，距離也更加近，你不覺得神奇嗎？所以我也很羨慕擁有自己兒女的人，雖然暫時沒這個機會，亦只好看著姐姐及弟弟的兒女，沒打緊，他們的兒女也就好像是我的兒女，我這個長輩要努力賺錢，要買多些東西送給他們，及繼續在旁看着他們健康成長，當然也希望他們只要生活過得快樂，已經要感謝上天的安排。

千山我獨行，不必相送——大俠金庸遁入歷史風雲中

俠小說風靡讀書界，傾倒數代人，讓他的廣大讀者或深或淺享受了中國文學的熏陶。金庸先生的成就不是奇跡，是他的用功他的博學和他的毅力的成績。我跟隨他做事十數年，領受他的教導也目睹他的行止，在時局風起雲湧的時刻，他的政論始終秉持知識人的良知和傳媒人的天職，不亢不卑，字字入骨。金庸先生一生讀書，晚年還去英國讀博士，那是他的抱負他的心願。其實，金庸坐在那裡不說一句話依然是金庸，不必任何光環的護持。」

金庸原名查良鏞，鏞字拆開，就變成他的筆名「金庸」了。於是，有人稱他為金大俠，也有人稱他為查大俠。他另有筆名姚馥蘭，大概是英文「你們的朋友」的發音。還有個筆名林歡，據說是他們夫妻倆的名字都有木邊，於是雙木就成「林」，而歡呢，大概就是男歡女愛的意思了。

金庸以新派武俠小說聞名於世，他曾表示，新派武俠小說代表人物，只有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龍，此後就沒有了。

金庸武俠小說風靡華人世界，有人說，世上凡有華人的地方，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。他小女兒當被問到，金庸會不會武功時，笑道，不知道，但他房間倒是掛着一把劍。

這也就是說，無論他會不會武功，但武俠小說伴隨了他的一生，並且取得巨大的榮譽。

查大俠走了，讀者失落，但，自然規律任誰也無法阻擋，而他留下的十五本武俠小說，已經成為華文作品的經典。



■舊居裡陳列金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的畫面。 作者提供

令人感動的友誼

演藝
蝶影
小蝶

數月前與冰姐潘冰嫦見面，她告訴我她不開心，因為她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患了重病。她一方面為朋友的病情擔心；另一方面，她又因常常花時間陪伴好友，令到自己身心勞累。冰姐向來都是滿面笑容，開心樂天的可人兒，我看着她的心緒不寧，知道那位生病的朋友一定在她心中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不過，她既然沒有提到其好友的名字，我也沒有追問那位到底是誰人。

跟着的日子中，冰姐只以訊息與我聯絡，連我邀約她出來見面也說沒有心情。她亦由於太過勞心勞力而病倒了，身心俱疲。我明知她心中難受，卻又幫不上忙，只得暗暗為她着急。

一天，我收到她的訊息，得知她受了一些困擾，很不愉快。原因是她的好友在逝世後即被傳媒報道，但這卻非其故友所願。我至此才知道原來冰姐一直所擔憂的友人正是昔日的名模鄺美寶。美寶離世，固然令冰姐傷心不已。可是，傳媒的報道卻更令她痛心。美寶的遺願是希望低調地離開，不想騷擾太多人。然而，她離世的消息

卻因被人披露而引來大肆報道。冰姐在好友仍健在時守着友誼，在她病重時守在她病榻前。可是，當好友逝去後，她覺得好像是自己守不住好友的遺願，因而悲憤交集。

冰姐並非打算將事情一直守密，而是早已按美寶的意願與另外四位友人組成一個追思小組，待追思會的一切事宜籌備妥當後才對外公佈消息。她可沒有想到會在事前被外人將消息傳開去，而且更曾引起一件令她不悅的事情。我感覺到冰姐在那段日子中，心裡又痛又氣，很是難受。

十月中，冰姐與其他友人為美寶在皇朝匯舉行了一個追思會。我看過會堂的佈置，點着白蠟燭，插滿紅白玫瑰，簡潔莊重，清麗優雅，應該是冰姐按照美寶的意願而佈置。當天出席的友人大概有四十人吧？有些是演藝圈中人。雖然大部分人都穿上素色衣服，但大家都不帶哀傷，因為美寶希望好友們以歡愉的心情送她。那天，好友們在會上談她生平的種種，細懷這位曾經在他們的生命中留下不同印記的故友。

上星期，冰姐約我見面，告訴我她知道自已身

為美寶的摯友，若果仍然太哀慟的話，或會牽引着美寶，令其有所依戀。所以，她必須先放下，那麼，好友才會與她一樣放下，安心而去。這種想法令冰姐決定要收拾心情，好好地繼續走她的人生路。所以，她相約我與她喝茶相聚，一起度過一些開心的時光。

坐在咖啡廳內，我在冰姐臉上看到的不但是她久違了的歡笑面，還有一份聖潔的光芒。當我知道她為摯友在病重時加以照顧和擔憂時，我感受到她對朋友的珍視；當她因消息被人傳出去後而動氣和痛心時，我意識到她對友誼和承諾的執着。現在，她說要放下，難道她真的可以將一段她珍而重之的數十載友誼立即放下嗎？她要這樣做，目的還不僅是為了已經置身於另一個國度的摯友着想？因為她不想好友戀戀不捨，阻礙其到另一個世界的步伐。於是，她要自己放下，目的仍是為了成就摯友。

冰姐為何身邊總是有那麼多好朋友？又為何有那麼多人疼愛她？相信從她對美寶一事，你已經可以找到答案。